









司法院快郵代電

院解字第三四七號  
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補登)

陝西省保安司令部鑒 上年保法核平亥世代電悉。所謂解釋一案，茲經本院統一解釋法令會議議決，原代電所述情形，丁戊已除成立共同強迫罪外，並成立共同持有鴉片罪，應依刑法第五十五條處斷，但關於持有鴉片部分，須注意罪犯赦免減刑令甲項之適用。特電復請查照。司法院叩印

附原代電

南京司法院鈞鑒 茲有甲乙丙共同運輸鴉片五十餘兩，行經某地，借宿丁家，丁將私槍一枝借給戊己，並囑預伏甲乙丙次日必經之路旁，將其鴉片全數劫去，丁戊己明知為鴉片，而結夥持械強劫，除成立共同強迫罪外，關於鴉片部份，應如何處斷，請賜予解釋為禱。陝西省保安司令部保法核平亥世印

公告

行政院決定書

從宿字第一七四八號  
三十八年五月九日(補登)

訴願人 建華商行  
代表人 康斯馨 住上海趙主教路二一〇弄二號  
右訴願人爲物資被查封事件，不服蘇浙皖區敵偽產業處理局處分，提起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文

原處分撤銷  
本案應由有請求權人依法訴請該管司法機關核辦。

事實

緣訴願人建華商行代表人康斯馨於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及十六日曾先後將貨物多件寄存於上海中國實業銀行華商倉庫，取有一九〇二、一九九〇一、一九九〇〇、一九八九九、一九八九四等五號倉單爲憑，日本正式投降後，該項貨物遂被蘇浙皖區敵偽產業處理局查封，訴願人嗣檢同證件向該局申請發還，該局以其有敵偽物資嫌疑，予以駁斥，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到院。

理由

查私權之確認，係屬民事訴訟範圍，如有爭執，應由有請求權人訴請該管司法機關依法裁判，非普通行政官署所得處理，迭經行政法院判決及本院決定有案，本案系爭物資，據訴願人稱確係其於日敵投降前由日商三共生興株式會社所購買，并檢呈有關證件以資佐證，而原處分官署則以訴願人前後陳述頗多矛盾，且所提證件以資有偽造之嫌，遂斷定該項物資并非訴願人所有，依法應收歸國有等語，是其對於所有權之歸屬已有爭執，彰彰明甚，根據首開說明，

非普通行政官署所得處斷，原處分官署未注意及此，對於該項物資，遽爲沒收之處分，於法不得謂爲無違，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本案應由有請求權人訴請該管司法機關依法核辦。

綜上論結，爰依訴願法第八條第一項前段決定如主文。

行政院決定書

從宿字第一七四八三號  
三十八年五月九日(補登)

訴願人 謝亨通 四十八歲 浙江鎮海人 住上海海寧路三一八號

右訴願人爲買賣敵人物資，被追繳價金事件，不服蘇浙皖區敵產業處理局處分，提起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謝亨通，係上海海寧路新光洗衣店經理，於抗戰勝利後，曾向日商日比野洋行購入鋼精千代鍋等貨物一批出售牟利，旋被密告，由前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駐滬辦事處函請蘇浙皖區敵偽產業處理局派員澈查，認爲訴願人確有買賣敵人物資嫌疑，批飭將所得價金繳局收歸國有，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到院。

理由

查本件訴願要旨，無非謂該項貨物係訴願人於抗戰勝利前所價買，有該日商日比野洋行所出發票及收款單據，并該洋行舊員證明足資佐證，原處分官署所爲追繳價金之處分，實屬違法等語，惟(一)訴願人所開店號，資本僅有四十萬元，而此次所購物資則價值幣一萬二千萬元之多，且新光洗衣店所營業務，係爲他人漿洗衣服，而訴願人所購物資則與漿洗衣服毫無關係，(二)當原處分官署派員前往澈查時，訴願人稱并未向日人購買任何貨物，有其自簽名之供詞足資證明，雖其後復承認有鋼精及千代鍋等物，前後供詞矛盾，虛情畢露。(三)訴願人所繳之發票，僅記明八日一等字樣，而年份則在「1945」之下並無記載，即令該項記載之漏係書寫發票者之過失所致，然民國三十四年已爲西曆一九四五年，「1945」年份之票自無通用之餘地，且該發票抬頭所書「新光」二字，與訴願人所呈賬冊「現客元號」封面之「新光」及訴願人於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呈原處分官署文內所書之「新光」筆跡，如出一轍，該項發票顯係偽造，殊難採信，(四)訴願人與日比野洋行負責人素來往密切，此點業經原處分官署調查無訛，即訴願人所洗衣簿冊，亦十九皆登載日人姓名，足證訴願人平時與日人過往密，則原處分官署所稱其與日商串同套購敵人物資，自非毫無根據，(五)前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駐滬辦事處對於訴願人於勝利前買賣敵人物資，業經調查明白，有卷可稽，與訴願人向原處分官署所述貨物品名及數量頗皆符合，若非事實，何巧合乃爾，至於該

口比野洋行舊員陳榮濱等，既屬訴願人之故交，則其所主張對訴願人有不利之事實，自難採信，此外又乏其他佐證，足證明訴願人之買賣貨物係係於抗戰勝利之後，則原處分官署飭將價金繳局收歸國有，自無不合，本件訴願爲無理，應由本院予以駁回。

綜上論結，爰依訴願法第八條第一項前段決定如主文。

行政院決定書

從宿字第一七四九一號  
三十八年五月九日(補登)

再訴願人 安慶藥廠 四四歲 籍貫浙江紹興 住上海海九江路二一〇號

右再訴願人爲商標爭執事件，不服經濟部京訴字第七號決定，提起再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文

再訴願駁回。

事實

再訴願人葛鋪聲前以「肝百隆 Heparin」商標，使用於商標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西藥類之西藥商品，呈請註冊，經商標局審查認爲與大德顏料廠註冊第二六四三號「肝補德 Coupa」商標中西文字讀音混用，予以駁駁，再訴願人不服，請求再審查，復經該局再駁駁，乃向經濟部提起訴願，又被駁回，仍不甘服，提起再訴願到院。

理由

查商標就通體觀察，雖不無差異，而其主要部分，如文字讀音易同，或誤認者，仍不能謂非近似之商標(行政法院二十八年度判字第三十二號判決參照)，本件雙方商標圖樣，雖尚有差異，但「肝百隆」(對造大德顏料廠商標)，其中除西文第一節讀音「Heparin」(對造大德顏料廠商標)，其中除西文第一節讀音「Heparin」外，餘則均極相類，唱呼時物，自易滋混淆，律以商標法第一條第一項之規定，自應不准註冊，復查商標所用之文字，應以呈請專用爲限，其以外國文字用作商標呈請註冊，而欲取得其專用權，該商標名稱並應爲中國文字(司法院院字第一八六號解釋參照)，本案對造呈准專用之中文爲「肝補德」，再訴願人呈請專用之中文爲「肝百隆」，又何得任意更改將「Heparin」改譯爲「海潑阿龍」，「Compolon」改譯爲「卡姆普龍」，以爲雙方商標讀音不相混淆之辭解，而圖避免商標法上讀音之一制，參照前開說明，商標局所爲再駁駁尚無不合，訴願決定復予維持，亦無違誤，至謂「肝百隆」文字業由利害關係人同意認爲並非近似一節，無論是否屬實，均屬論究之必要。

綜上論結，本案再訴願爲無理，爰依訴願法第八條前段決定如左。



行政院決定書

從宿字第一七四九三號  
三十六年五月九日(補登)

訴願人 四川糧民借穀債權團 設成都祠堂街五四號  
代表 郭夢芝等

右訴願人爲不服本院對於中央應還川省三十、三十一兩年度  
券本息各所核定三項辦法之處分，提起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訴願駁回。

理由

查訴願之提起，應自官署之處分書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爲之，如對於非必須送達之處分，其提起訴願之期間，則應自其知悉時起算，此爲訴願法第四條第一款所明定(並參照司法院院字第一四三〇號解釋意旨)，本案本院對於中央應還川省三十、三十一兩年度債券本息各款所核定之三項辦法，係於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節京字第一四三三號指令四川省政府，並轉行該省參議會，訴願人對上項處分內容，據訴願書所述，曾於同年十二月間即已悉，乃竟延至本年三月十七日始向本院提起訴願，其已逾法定期限，至爲明顯，按照上開說明，自屬不合，未便受理，爰依訴願法第一項前段決定如主文。

行政院決定書

從宿字第一七四九五號  
三十六年五月九日(補登)

再訴願人 王世忠 年四十六歲 籍貫廣西 住廣西  
縣太守鄉潭蓬村

右再訴願人因其弟王佐民在田東縣境被匪殺害要求賠償軍執件，不服廣西省政府決定，提起再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再訴願駁回。

理由

查不服省政府之決定，應向中央主管部會再訴願，爲訴願法第二條第二款後段所明定，本案再訴願人因其弟王佐民在田東縣境被匪殺害要求賠償事件，無論是否涉及司法範圍，要係對廣西省政府所爲之決定有所不服，自應向內政部提起再訴願，茲逕向本院提起，於法不合，未便受理，爰依訴願法第七條第一項前段決定如主文。

行政院判決

三十六年度判字第九號  
三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補登)

原告 永源祥酒坊 開設浙江蘭谿縣南門外  
代表人 樊立三 住同

被告官署 財政部  
右原告爲酒稅稅被罰事件，不服財政部於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二日所爲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再訴願決定關於認定原告溢釀燒酒及黃酒斤數變更之。  
原告溢釀燒酒爲九萬零五百零一斤半，黃酒爲十萬零八千二百斤。

事實

緣財政部稅務署稅務督察歐學宸，於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在原告酒坊視察，查點現存生酒酒胚燒酒黃酒，並根據舊酒簿計算，認定原告是年實釀燒酒十萬零九千六百三十六斤半，土黃酒二十五萬零三百七十七斤半，生酒二十二萬四千七百四十斤半，除去報釀燒酒七千一百八十五斤半，土黃酒三萬九千七百六十斤半，及報領生酒稅證一萬六千六百斤外，溢釀燒酒十萬零二千四百五十一斤半，土黃酒二十一萬零六百斤半，生酒二十萬零八千七百四十斤半，檢同點酒簽字單及批發帳簿等件，函送浙江印花稅局稅務局核辦，該局轉飭金蘭菸酒稽徵分局，依照土酒定額稅稽徵章程第三十二條第一款之規定，予以處分，除將已查封之溢釀燒酒一千三百二十斤，酒八千四百斤，生酒一千七百斤，沒收充公外，並按各項私酒稅額，處以二倍之罰金，並各令一律遵章補納正附稅，原告不服，向浙江印花稅局稅務局訴願，被駁後，復提起再訴願，經財政部決定變賣溢釀燒酒部分爲九萬六千八百五十一斤半，土黃酒部分爲一萬六千六百斤半，生酒部分仍爲二十萬零八千七百四十斤半，均沒收充公，並按照所補稅額，減處以一倍之罰金，其經售出無可沒收之酒，看照章補稅，原告仍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到院，茲將兩造訴意旨摘錄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 略謂(一)商人營業必須依照簿記法設立進貨銷貨存銀錢各種主要帳簿，以憑統計全年營業總額，核計損益，不能隨意分攤，任意指其某簿爲有效，某簿爲無效，原決定不以進貨盤存帳簿統計全年總額，而以客商所執運照爲依據，藉以推測進貨存各簿之效力，殊難甘服，(二)金屬自開征酒稅以來，並無生酒名目，故二十六年七月以前，釀戶製消生酒，仍照向來變通辦法，以一與四比例，折成黃酒數量，填發釀照，計算稅額，至七月以後，始奉令分別納稅，在過渡時期，商人仍沿舊例，亦屬常情，如稅局不察，則彼時各釀戶售出生酒，何止少數，遑謂無生酒稅證，以非駭人聽聞，(三)依本坊各種簿據核算，收付兩抵，僅溢消黃酒二千九百四十斤，燒酒一千五百零一斤，生酒四萬八千斤，然因兩量有所參差，或在實行生酒稅證以前之無心錯誤，嚴格言之，亦不應照編查規則第十七條「已給釀照並經編查之釀戶或有漏未報查之酒准其隨時呈請補納稅」之規定辦理等語。

被告官署答辯意旨 略謂(一)本案溢額係依據原告進貨落缸及批流水等項帳簿核算得來，事後雖據提出銀錢及盤存簿，但核與原

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切結及再訴願書內所列購存數量不符，至其呈案之運照，已採取一部爲本案佐證，剔除土黃酒三百餘斤，原告既謂運照爲客商所執，受戶無從取證，何以原告應執客商之發單，始據提出，徒將切結矛盾之銀錢及盤存呈報，殊不足採，(二)生酒部分，始謂摺水量加，繼謂係由燒酒及黃酒中合，前後情詞互異，益見不實，既早知申合成例取消，何不按照當時規定，購足生酒稅證，乃意圖取巧，致受處罰，(三)查釀戶有漏未報查之酒，雖有隨時呈請查編規定，但以自動爲限，乃至案發以後，始言溢額甚微，尚可補報，尤難據爲抗辯理由。

理由

本件應行審究之點，即民國二十六年度原告溢釀土酒之確數而已，查原告官署根據稅務督察歐學宸之查點認定原告溢釀數額，係將原告店內現存酒斤數量與二十六年帳載售酒數量合併計算，扣除原告是年報釀數額，即爲溢釀數額，原告則謂帳載售酒數內，有上年未報之數，及本年向外商購進之數，並非概爲溢釀等語，關於購進之數，業經再訴願決定，就有佐證可查之陳步青永豐王義春王義泰四單，認爲購進燒酒五千六百斤，黃酒五萬零四百斤，予以剔除，關於上年未報售完之酒，查原告訴願時所開清單載，二十五年存土黃酒二千六百餘斤，重五萬二千斤，存燒酒一百二十七罐，重六千一百五十斤，核與盤存簿所載相符，就其細數逐筆核對，亦屬符合，再，願決定徒以原告代表人樊立三於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所具切結稱單多出一萬四千四百斤，認爲不實，不予剔除，究難謂台，原告就此點表示不服，尚非無理，應由本院變更改判，認爲原告溢釀土酒九萬零五百零一斤半，黃酒十萬零八千二百斤，至生酒部分，原告認爲過渡期間應援舊例通融補報，殊不足採，又再訴願決定變更訴願決定所維持之原處分，將已售出之私酒着令補稅，未售者沒收充公，並減處所補稅額(當時稅率燒酒每百斤納稅三元，黃酒每百斤納稅一元五角，生酒每百斤納稅四角五分)之一倍罰金，於法亦無不合，原告對此提起行政訴訟，均非有理。

據上開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分有理由，一部分無理由，合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三條，判決如主文。

更正

本報第二五八六號府令欄，劉炳寰等任爲陸軍少將並應退爲備役令內，方欽改任陸軍中將，鄧吉雲改任軍需監，雲端係雲瑞之誤，湯懷係湯宏懷之誤。趙文府等任爲軍需監並退爲備役令內，雲大誤改任軍需總監。謝壽等任爲軍醫監並退爲備役令內，程章玉改任軍醫監，竹望厚改任獸醫監，馮子桑係馮子榮之誤。又范慶豐等任爲軍少將並應除役令內，張家楨改任測量監，寧季泰係寧季泰之誤。特此更正。